



嘉陵江上

張惠儒 著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目 次

送毛竹·····	2
大桥完工的时候·····	11
消灭攔路虎·····	29
嘉陵江上·····	43
喜住回家的路上·····	56

送毛竹

筑路工人并没有住在王云山家里，只是王云山家离工地最近，他见工人上下班往返都要背着工具，怪累的，就在牲口棚腾出一块地方，让工人放铁锹锄头之类的东西，省得他们来回扛着。从这开始，两家就结成了很好的友谊。王云山从工人那儿学了不少新知识，工地上的人也都喜欢王云山的勤劳，感激他待人的热诚。日子一长，一天不见面，他们各人心里就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似的。

这天收了工，杜领工员照例清点了工具，要去王云山家里打个转身。他刚进门，王大娘端着南瓜小米粥笑着迎出来，十三岁的灵娃爬在饭桌上，可没见云山。杜领工员朝灵娃脸上摸摸：“你爹呢？”灵娃乖巧地叫了声“杜叔叔！”把小嘴唇朝南屋吮吮，就又把嘴埋在饭碗里去了。王大娘接着说：“你说他爹呀！在南屋开会呢！”

正说着，王云山从南屋出来，几个互助组的人跟在他后面。

“云山，你们开会呢！”

“商量种麦子的事，县里让我们推广‘小麦密植’，这山窝里也要密植了，咱国家到处都在搞建设，粮食不增产哪行？要是缺了粮食，你们这些修路的同志吃啥？”王云山左

手搭在杜領工員肩膀上，右手指天划地地說。

看見老伴和靈娃手里端着的碗，這才想起倒忘記讓杜領工員吃飯啦：“來！老杜，吃碗飯再走，忙了一天的！”

杜領工員推辭着：“不咧！今天得早點兒回去，橋墩就要築完了，得回隊部去跟隊長盤算一下工程收尾清理的事兒。只是這一個多月里，給你添了不少麻煩。”

“看你說的，你們千里迢迢地來這兒修鐵路又是為的誰？不說別的，眼下咱這光景，種的有分下的那幾畝山坡地，今年又買了這頭牲口，別說只是供你們喝口清茶，占牲口棚存放些工具，就是管兩頓粗茶淡飯也管得起呀！”雲山老漢或許是上了歲數的原因，一說話就羅嗦一大片。

杜領工員握着王雲山的手說：“說真的，我們在這兒的時間雖不算長，可是我這班裡的人都和你家怪親熱的，都說雲山大爺是個熱心腸的人呢！”

“哈哈！本來就是一家人的嘛！”雲山老漢高興得山羊鬍子都跳起來了。

太陽從山坳里射進來，山坳里的灌木叢蒙上了一層金黃色，常年濃綠得發黑的山谷里，顯得格外清新。兩個老漢都不約而同地望了望將要落山的太陽。

“我這就回去啦，明兒下半晌我們打完橋墩，就要搬回隊部去，還要忙着去趕那起防寒工程呢！”

“杜領工員，你又得開導開導我啦，以前只聽說你們修橋呀，開山洞兒的，怎麼又鬧什麼‘防寒’工程呢？”

“噢！是這一碼事：天冷了，機器呀、材料呀、洋灰

呀，就不能再放在露天地上啦，要盖上几间房子，回去砍毛竹去。”这里山区没有砖，房子都是用泥土堆在毛竹筑成的篱笆墙上盖成的。

“嘿！原来是耍字眼儿上的事儿，庄稼人不懂这些字眼儿，这个道理可也能琢磨透，跟我盖这牲口棚是一样的。你们用得着，我家里还堆着不少的毛竹呢，那是我盖这牲口棚时候砍的。”

云山老汉说着，又扯起他的买驴的经过，和怎么盖茅草棚子的事。他的小黑驴正拴在一根榆木椿上，在那儿空啃槽头呢！他一边忙忙地赶过去，一边朝屋里的老伴儿埋怨着：

“这老不死的，自己知道坐着吃得香，就忘记给牲口添草啦！傻东西！没料你不会叫唤两声？”他从缸里舀了两马杓麸皮，倒在槽里，向杜领工员认真地說：“没牲口时候，不操牲口的心；有了牲口，就得当回事儿来伺候它。”

杜领工员在一边笑了，指着小黑驴說：“这牲口准有身好力气，吃得滚瓜溜油的！”

云山老汉听人家夸奖他的牲口，比夸奖他自己还好受些，心里一阵乐滋滋的。

“俺家几辈子都没用过牲口，坡里地里就靠一家老小刨腾呢。好容易有了牲口，咋能不爱惜！哪一夜我也得起来喂两遍呀！俗话說的：‘马不吃夜草不肥’嘛！”

“你知道咱们庄稼人一条牲口就是半个家当啊！没有牲口要去借别人的，就得看人家的脸色！”

“嗯！干庄稼活不容易呀！”杜领工员附和着說。



“要說起来，还是你們工人同志有能耐。就說修这座大桥吧，叫我牽上黑馱，拉上几輩子也拉不出这么大的桥呀！”

“这也不全靠人力，还有机器呢！”杜領工員說了一連串的机器名称，有些是云山老汉在工地上看見过的，但大半机器他連听都沒听說過，心里一边記着，嘴里不住地嘖嘖着：“庄稼人也都盼着你們把宝成路快些修通，早一天使上种庄稼的机器呢！”

云山老汉想起杜領工員要回去呢，可是自己又留了他老半天，赶忙說：“我倒忘啦，你該朝回走了。你剛才說起砍

毛竹，倒把我提醒了，你明天就把我牲口棚里堆着的那几捆毛竹先扛回去。你们干了一天的活，挺累的，还能再上山砍毛竹去？”

“我们人手多，可以砍得到，还是留下你自己用吧！你这么大年纪，爬坡上岭的不容易。”

“嘿！山里的人看这几捆毛竹没什么稀奇的，上地里去捎带着就扛回来许多呢！咱们算说定了，明天你就叫大伙下了工捎带着扛回队部去。”

鸡叫过三遍，云山大爷就起来了，他把堆在牲口棚里的毛竹扛到院子当中来，然后又把大捆分成小捆，一捆一捆的扛在肩上在院里试着走几步，口里还自言自语的：“这点儿就够一个人扛的了，干了一天活，这里离队部还有几十里路呢！”

王大娘磨玉米去，催他套牲口：

“变金子还是变银子，你就快点儿弄。做点什么事，总是蹲那儿蹲个坑、站那儿站个井的。”

“你们女人家整天在炕头上、锅台边儿上磨蹭，哪知道别人扛东西走长路是个什么滋味儿，不怕东西沉，就怕路程远，再说，人家是干了一天……”

“算了吧！求你个事还不够工夫钱哩！”

云山老汉陪着老伴看了一天的磨。太阳落了，还没见一个工人回来。“什么原因？昨天说得好好的，口对口、牙对牙和他说定了，今天又变卦啦！”他走出家门口，离门口约摸一箭地远就是工地，远远望去，桥墩旁边影影绰绰的，都

是干活的人。

“是你！”杜領工員一眼看見云山老汉，欢迎似的举起他那滿是白粉的双手，工人们也都向他打招呼。

“今兒个你們怎么还不下班？”

“本來說头晌就打完桥墩的，現在看样子成問題了！”杜領工員指了指桥墩，又看着逐漸黑下来的天：“采石队这回給送来的碎石可不跟从前啦，里面淨是大大小小的土塊、草根子，要不重新都洗一遍，就不能打洋灰。‘百年大計’嘛！只得一筐一筐地担到河边去洗，費勁可大啦，护坡的石头又是刚砌上，洋灰縫怕一时干不了，今天不打完，晚上摺在这漫天野地里才糟糕。”

“那你們今天还赶回队部去嗎？”

“不啦，看明天怎么样，大伙忙得飯也不顧吃，晚上也得歇歇，不能再赶这几十里路了。”杜領工員說着显得很焦急。“可惜，队部的防寒工程又得停下来，光砍毛竹也得好几天，天慢慢冷起来了，这是个紧急事兒。”

“別为难，毛竹，我替你送去。以后砍毛竹的事情，我回去招呼一声，村里的人会帮忙的。”沒等杜領工員阻攔，云山老汉已經走出工地去了。

他回到家里，老伴牽着黑驢也刚下磨回来，他順手接过驢繩，把驢脊梁上落的一層白花花的面粉扫去，把毛竹驮上，撿了根小木棍兒，一声吆喝，只見小黑驢四条蹄兒紧翻蹬，他也跟在驢屁股后面，小跑着，上路了。

“你这不是瘋啦，牲口渾身都是汗，連大气也沒喘，你

这又是重馱子，上哪兒去呀？”王大娘急急从屋里攆出来，嚷叫着。

“机器要紧呀！”云山老汉含含糊糊地說了这么一句，再也沒回头。淌过河，走上大路，他摸了摸驴脊梁，毛根潮湿湿的，不由得憐惜地說：“累啦？累啦吧！天冷下来了，說不定一陣北風，滿山下大雪呀！机器呀、材料呀，那都是修鉄路的命根子，不能心疼你啦！得兒吃——”

云山老汉由于長年累月的一个人在山坡上种庄稼，不知不觉地养成了自言自語的習慣。这条黑驴他每天喂它、伺候它，慢慢地对它也像对人一样有了感情，他又好像是一路走，一路对着驴說話。

“工人就是不簡單，只几个月，山溝里就变得認不出眉眼兒了，再过兩年，怕連自己的家門口也摸不着了。听杜領工員說的那些机器，数也数不清，你見過电灯是怎么会亮的嗎？那挖土机一下子就能剗起一間房子大的土堆，……嘻嘻！真是稀奇寶貝兒。走吧！今天晚上到队部，就要見識見識了，等我回去給灵娃他娘說一說，她还会講我是在說天書奇聞哩！”

“等把鉄路修通了，咱們也能坐上火車了，前几年，人家都說要往山里修路，我还不信哩！修鉄路都是往熱鬧地方修，这里山高水大……沒坐过火車不說，就說連火車啥樣子也沒見過呀！人家說火車拉笛像牛叫，火車头就像条大犍牛一样，有人又說火車像座洋房子，里边能裝几千人，可是跟杜領工員一說，他总抿着嘴笑，好像又不像牛：‘你看見

就知道啦！’我看見了还用你說。”

云山老汉夜晚来到队部，工地上夜班工人还在工作呢！滿山灯火，开山机在嘟嘟地响，他向队部的管理員說明自己的来历：“杜領工員跟我是鄰居，这毛竹，我給他送来啦。”

隊長握着他的手：“修路的人就靠你們支援啦。”一面又吩咐管理員給他做飯。“領大爷到咱們工地去看看。”

云山老汉沒有注意隊長在說什么，他只顧向窗外的工地上看，早已看得發呆了。山坡上一串电灯从上到下像摆成了一条火龙，从窗口望过去，已經分不清那是星星，那是电灯了，不是管理員催他吃飯，他还在那兒發楞呢！……

管理員領他到工地上，那里摆着那么多的机器，各式各



样的，有立的，有臥的，还有像伸着脖子看星星一样的。他在發电机旁边特別多耽擱了一些时候，但是他还是不明白，怎么一下子滿山坡的电灯就会都亮起来，管理員也因为自己解釋不清楚而着急，只好說道：“这是科学道理，可不像說‘牛郎織女’一样，一听就会明白。”

云山老汉离开队部的时候，月牙兒已經高悬在半天空了。他記不清刚才在队部吃了些什么菜，只是滿腦子里捉摸那些机器的样式和名字，但是，当他要再背誦一遍时，已有大半的机器名称念不上口了。他懊悔地跺跺脚，扭回头来，恋恋不舍地望着队部。电灯仍然一片雪亮，机器仍然瘋狂地吼叫着……

“嘿！記不清也罢，总算亲眼見过了。得兒吃——”云山老汉高兴得像喝醉了酒的人一样，脚步抬得高高的，却走得很慢，“队部里有这些机器，把我看花了眼啦，……这只說修鉄路就用了这么些机器，建設社会主义恐怕机器还多着哩！那时候，咱們山溝里也能使上电灯啦，为了这一点，送几百捆毛竹也应当啊！”

回槽的驢兒不用赶，一路上都是小跑。王云山老汉的心里話兒，一路上說个不了。他走过了五里，又走过了十里，总觉得那一片明晃晃的电灯，老是向他眨着笑眼……。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

大桥完工的时候

这是今年第一次下雪。雪刚住，我搭乘便車到松树坡大桥工地去。天上灰茫茫的云团在朝山那边浮动，像一群偎倚在一起的绵羊似的，看样子还要下雪。果然，我刚下汽车，就又飘起雪花来了。我顺着山路朝上走，雪后走路很吃力。走了一段，我回过头来朝山下望望，两个戴皮帽子的人也在后面顺着小路上来了。其中的一个扛着花杆兒，另一个背着塔尺，提着经纬仪。本来小路就怪难走的，再加上背着东西，累得他们呼吃呼吃直喘气，从口里喷出一团团热气来；他们头上的皮帽子落上雪花兒，都变成个雪团团兒了。等我仔细看时，这两个人我都认得——两个老同学，老刘和小陈。老刘一手提着经纬仪，肩上扛着塔尺走在头里，另一只手还拉着小陈，他的上半截身子很不自然地向后倾着，看起来挺别扭的。我心里暗暗想：不到三个月功夫，这两个小伙子相处得亲热多啦！总不会还像过去那样老拌嘴了吧！

“是你呀！老秦！”等走近我时，他俩几乎是同时叫出来。

我赶紧跟小陈要过一根花杆兒来，扛在肩上，三个人一前一后地往桥上走。记得今年夏天，我才到深沙河大桥工地的时候，总是这样三个人一起去工地的。“你们俩今儿个测量什么去？”我对测量虽然是外行，可总是爱打听。



“打桥墩中綫去!”
是小陈先回答。

“打桥墩中綫去?”
我打趣地說,“該不会像
在深沙河大桥一样,
再偏它三公厘吧?”說
着我偷偷地看了小陈一
眼,小陈臉紅了,显得
很不好意思,老刘在一
边也笑起来。

去年寒假,我从一个中級技术学校畢業以后,分配到桥梁工程队来實習。李隊長在队部办公室里給我与同志們作介紹,他指着角落里一位正在繪圖的年輕人說:“这位也是實習的,陈君一同志,現在是負責土石方小队。”

“陈君一!”这名字听来好熟呀!等他站起来,我仔細看看他,好像在哪里見過这个大眼睛、長睫毛的小伙子!我上去一下子抱住他:“你不是桥梁班的小陈嗎?”

“啊!你是老秦哪!”他也瞪着那双大大的眼睛,惊奇地說。

我很高兴,能遇上这个“老同学”,虽然在学校里他是学桥梁,而我却是学的机械,他还早一期畢業,但是,無論怎么說,总归是“老同学”呀!一定能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

西的：怎样工作呀！怎样团结工人呀！彼此谈谈，真是个便利条件。

小陈告诉我：在这里实习的还有位刘舒群同学，现在到冬训班学习“冬季施工方法”去了。一天晚上，我和小陈正在队部里闲谈，一个穿蓝布棉大衣的小伙子从外面背着行李进来了。小陈先上去给他接过行李。我一看，喊道：“老刘！”

“嗨！是你呀！想不到能在这里碰上你！真想不到！”他说着伸过那只又大又热乎的手来。

“怎么，冬训班结束了，老刘？”小陈问。

“没有，队上先把我调回来啦！大桥眼看就要正式开工啦，现场任务这么忙！”他说着坐下来，接着我们就没边没沿地闲谈起来，谈到学校、谈到工地……

晚上的时间，我们常常是在一起消磨掉的。我们三个人各自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书，或者是围着炉子谈谈白天工地上发生的一些事情。每逢我和老刘围在炉子边上闲扯的时候，小陈却一动也不动地还坐在窗户旁边看自己的书。有一次我走过去看了看他手里的书，原来是一本“达尔文主义基础”，我说：“小陈还挺喜欢研究生物呢！”

“人家小陈是想读大学去，这是在备课哩！”刘舒群在一边有点刻薄地说。

“想念大学不一定就坏嘛！能一辈子不长进吗？”小陈分辩着，也许是因为我在场的缘故，小陈口里虽这么说，脸上却有点不好意思的表情。

“念大学倒是不坏！可要是碰见困难就哭鼻子，怕小蚊子咬就不敢出去测量，那也不能算排场，非得远走高飞念大学才算长进哪！”

自这以后，我才发现老刘跟小陈不大和谐。小陈是个挺聪明的小伙子，挺爱动感情的，动不动就脸红，重一点还撅嘴弄腮的，甚至会“哇”一声哭起来，像个姑娘孩儿似的；有时候，日子长了接不着妈妈的信，就急得他直埋怨，直跺脚，接着封信，一边看，一边就眼里滚出泪珠儿来了。听李队长说，工作上也处理得挺及时，只是常有些小差错，也不大安心工作，总嚷着要升学。

老刘的性子和他的出身一样，有股农民的坚韧劲儿，工作上肯干，只是有点爱嘲笑人家，但心里却挺好，大伙都说：“跟刘舒群讲话呀！他要说重了，你就别生气，别往心里放，其实他也指望你好，是个黑面包子——馅在里边！”

有天我从工地安装发电机回来，从河滩的小路上回队部去，远远看见老刘和小陈也和今天一样扛着塔尺、花杆儿走在头里，我紧走几步赶上他们。我们走在河滩上，夕阳从背后射过来，映出三个长长的身影儿，河滩中间奔流着一股非常湍急的、混浊的河水。长达三百多公尺的一座枕木便桥，已经从这岸延伸到对岸了。原来还是一片麦地的南岸，现在搭起了临时房屋，三台大型发电机雄偉地摆在那儿。我兴奋地说：“我第一天下工地收获很大，工地太好啦！”老刘也附和着说：“下工地对于刚出学校的人，是最好的锻炼机会，你看我们工地多美呀！”

“这也不能一概而论，”小陈翻了翻他那双大大的眼睛说：“这里是关中平原，工地又靠近城市，环境好一点儿。老秦哪！要是你早畢業半年，分在东北森林鐵路局，在那里呆上几个月，一早一晚冷得要命，白天森林里还有小蚊子咬人，出来測量时帶上‘蚊帽’，把头包得挺严实的，还把脖子咬得淨是紅疙瘩，晚上睡在帳篷里湿地下，还担心有野兽、有蛇……那你再不会說：‘工地真好’啦！”

老刘在一边撇嘴道：“你总是叫‘困难’，咱們年紀輕輕的，人家李隊長五十开外的人啦，不也是在森林鐵路上，不也是和咱們一塊兒睡帳篷？人家能受得住，我就不信咱們就受不了！”

小陈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比較多，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說：“老秦！說心里話，我总想多念几年書，自己还年輕，再說，做咱們新綫的土木工程，就得成年半輩子鑽山溝兒哇！”

“那你將來上了大学又想学什么呢？是不是不想再学‘土木工程’了！”我問他。

“还是学‘土木’，学技术，只是不再想学这个‘桥梁’專業了，我想学‘城市建筑’專業，到城市里工作去。”

“你考虑这合适嗎？难道工作需要不比自己的学习更重要？”我說：“老刘就不这样想，他工作挺帶勁的！”

“当然，老刘的積極、鑽研精神值得我学习。不过各人的情况不同。老刘家里的生活比較困难，經濟上有負担；我却不然，爸爸和媽媽都在中学教書，弟弟今年初中就畢業啦！这使我常常这样想：再过几年，弟弟大学毕业啦！做了

工程师，住在城市里；可是我却仍然是个技术员，仍然是整天蹚河、爬山没个完。你是清楚的：中等技术学校的培养对象是中等技术人才，很难成为工程师的！”

我说：“这倒不一定，难道我们一辈子就不能提高？”

“话虽是这么说，可是，鑽山溝兒是注定了呀！”小陈摇摇头，终于又扯到这上面来了。

根据水文记录，往年到三月间就下来桃花汛了。今年却格外来得迟，已经四月中旬了，还没见河水涨上来，可是大伙都担着心呢，桥两头特制的大木牌子上，写着耀眼的大红字儿标语：“跑在洪水前面，争取在‘五一’节把全部桥墩修出水面。”工地上各分队之间展开红旗竞赛以后，进度也确实一天一个样儿：一号墩已经开始灌注了；高大的“德立克扒杆”，挥动着吊臂，在五号墩和六号墩中间挖泥。五号墩和六号墩都在河心主流里，工作比较困难，特别是测量的时候，有时还要蹚河过去，我们分队四月份的工程任务，就是修五号、六号墩及北护坡。

五号墩工程原先进度很慢，原订每天进度是八公寸，可总是达不到要求，我和老刘研究，在“德立克扒杆”下面加了个自动滑轮，使挖泥斗开闭的时间缩短了，开挖进度达到九公寸。老刘这两天也是忙着跑上跑下地测量、抄平、定中线。可是也总免不了和小陈拌嘴。

就在五号墩立模型板那天，老刘跟小陈商量：

“咱们两个同时测量，好快一点把模型板立起来，我打